

酌

中

志

四



論中卷六

法食行而紀畧第二十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而燧人氏作火以烹  
其飢饉已耳是以禹鑄鬻金之戒書於刑  
刑書至今稱有以口腹者好之故起戈矛  
身家之大害者不能收平惟楚來以壺食得士  
以一失感恐推其難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可  
也故中官志安禮節外自謂樂於奔方



酌中志卷六



飲食好尚紀畧第二十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自燧人氏作民如烹飪不過苟塞飢餒已耳是以鼎鑄饕餮之戒書酒誥之文然自古至今猶有以口腹嗜好之故起戈矛于匕箸貽身家之大害者不能枚舉惟趙衰以壺飧得士碩榮以一炙感恩推其輕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可不知也唯嗟中官志安溫飽耳目習染効奢易從儉難

按節令以相沿非四方所能曉謹將平日所稔知者  
畧次梗槩于左用識異聞亦攷世間俗之一端倘披  
閱之或亦興嘗禁齋之思耶

正月 初一日正旦節自年前臘月二十四日祭竈  
之後宮眷內臣即穿葫蘆景補子及蟒衣各家皆蒸  
點心儲內將爲一二十日之資三十日歲莫即互相  
拜祝名曰辭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爲慶賀  
門傍植菘符板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

鍾馗等畫床上懸掛金銀八宝西番經輪或編結黃  
錢如龍簷楹挿芝蔴稽院中焚栢枝柴名曰燭歲  
月初一日五更起焚香紙放炮將門櫬或木須于院  
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飲栢椒酒喫水點心即  
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于內得之者以下一歲之  
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也所食之物如曰  
百事大吉盒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子熟枣共裝盛  
之又驢頭肉亦以小盒盛之名曰嚼鬼以俗稱驢爲

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于東直門外迎春凡勳  
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至次日立  
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至相請醮喫春餅  
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暮正旦咸頭戴鬧蛾  
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粧成者亦有用真草虫蝴蝶  
者或簪于首以應節景仍有真正小葫蘆如泡豆大  
者名曰草里金一枚可值二三四兩不寺皆貴尚焉  
七日人日喫春餅和菜自初九日之後即要燈市買

燈喫元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麵內用核桃仁白糖爲  
果餡洒水滾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稱湯團者十二  
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內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  
燈市至十六日更盛天下繁華咸萃于此勳戚內眷  
登樓玩看了不畏人斯時所尚珍味則冬筍銀魚鵠  
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黃鼠半翅鶻鷄江南之蜜羅柑  
鳳尾橘漳州橘橄欖小金橘風菱脆藕西山之蘋果  
軟子石榴之屬水下活蝦之類不可勝計本地則燒

鷺鷥鴨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淮腸大小套腸  
帶油腰子羊隻腸猪脊肉黃頰管兒脆團子燒筍鷺  
鷄煤魚柳蒸煎燻魚滷煮鵝鶉鷄醢湯米爛湯八寶  
攢湯羊肉猪肉包束泥饅糊油蒸餅乳餅奶皮素蔬  
則滇南之鷄縱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鷄腿銀盤苜蓿  
茹東海之石花海白菜龍鬚海帶鹿角紫莖江南蒿  
笋糟笋香蕈遼東之松子薊北之黃花金針都中之  
土藥土豆南都苔菜武當之鷹嘴筍黃精黑精北山  
之榛栗梨枣核桃黃蓮茶木蘭芽苜蓿菜蔓菁不可  
勝數也茶則六安松羅天池紹興芥茶徑山虎丘茶  
也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喫炙羊肉羊肉包渾酒牛乳  
先帝最喜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雞腿及笋鷄脯又海  
參鱈魚鮫魚筋肥鷄猪蹄筋共燴一處恒喜用焉十  
九日名燕九是日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  
勝國時丘真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雜勛  
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游此訪丹訣焉自十七

日或至十九日御前安設各樣燈盡撒之也二十五日曰填倉亦醉酒飽肉之期也

二月初二日各宮門撒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黍麩粿糕以油煎之或用麩和稀攤爲煎餅名曰薰虫是宵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飲蘆芽湯以解其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喫鮓名曰堯花鮓也

三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戴柳枝于髮坤寧宮後及各宮皆安鞦韆一架凡各宮之溝渠俱于此疏濬之竹篾排柵大木桶天溝水管俱于此時油綫之并銅缸俱刷換以新汲水也凡內臣院大者即製蓆箔爲涼棚以繩收放取陰也聖駕幸回龍觀寺處賞海棠窖中花樹盡出園圃亭榭藥欄等項咸此月修飾富貴人家咸賞牡丹花修涼棚二十八日東岳廟進香喫燒笋鷺喫涼飴糯米

麩蒸熟加糖碎芝蔴即糍已也喫雄鴨腰子大者一對可值五六分傳云食之補虛損也

四月 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潤一寸味與粽同也是月也嘗櫻菀以爲此歲諸果新味之始喫笋鷄喫白煮猪肉以爲冬不曰煮夏不燒也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葱蒜剉如豆大拌飯以蒿苳大葉裹食之名曰包

兒飯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要西山碧雲寺寺要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馬駒橋娘：西頭娘：進香二十王廟進香喫白酒冰水路奴新麥穗煮熟剝去芒殼磨成細條食之名曰捻轉去以嘗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司禮監有一種扇以墨竹爲骨色箋紙面兩面楷寫論語六寧一句成語極易脆裂不知費多少工夫價方成一把似此損耗無益宜裁省可也



五月 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  
虎補子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盆門上懸掛弔屏上  
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故事如年節之門  
神馬懸一月方撤也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  
酒喫粽子喫加蒜過水麩賞石榴花佩帶艾葉合諸  
藥畫治病符聖駕幸西苑鬪龍舟划船或幸芍歲山  
前揀柳看御馬監勇士走馬跑解夏至伏日戴草蓆  
子葉長命菜即馬齒莧也

六月 初六日皇史歲古今通集庫晒晾喫過水麩  
外象赴宣武門外洗初伏中伏末伏日亦喫過水麩  
嚼銀苧菜即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麩惟以白麩  
用菜豆黃加料和成晒之立秋之日戴楸葉喫蓮蓬  
藕晒伏薑賞茉莉花梔子蘭芙蓉芍花先帝愛鮮蓮  
子湯又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  
七月 初七日即七夕節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設  
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針十三日中元甜食房

進供佛波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  
蘭盆追荐道場亦放河燈于臨河去處也是月也喫  
時魚爲盛會賞荷花鬪促織而促織之善鬪者一枚  
可值十餘兩不等各有名色以賭博求勝也秉筆唐  
太監之徵鄭太監之惠最識促織好蓄鬪爲樂  
八月海宮中賞秋棠玉簪花自初一起即可賣司  
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躡藕至十五日家  
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香後即大肆飲啗多竟夜

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于乾燥風涼之處至  
歲暮合家分用之曰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凡  
宮眷內臣喫蟹活洗淨蒸熟五六成群攢坐共食嬉  
嬉笑自揭臍蓋細細用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  
或剔蟹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食畢  
飲蘇葉湯用蘓葉等件洗手爲盛會也凡內臣多好  
花木于院宇之中擺設多盆並養金魚之缸羅列小  
盆細草以示侈富有紅白軟子大石榴是時各剪離

披甘甜大瑪瑙葡萄亦于此日剪下缸內着少許水  
將葡萄板懸封之可留至正月尚鮮

九月 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喫花糕宮眷內  
臣自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九月重  
陽節駕幸萬歲山登高或兔兒山旋磨山登高喫迎  
霜麻辣兔菊花酒是月也精瓜茄糊房窻製諸菜蔬  
抖晒皮衣製衣禦寒

十月 初二日頒曆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喫

羊肉爆炒羊肚麻辣兔虎眼苜各樣細糖凡平時所  
擺玩石榴苜花樹俱連盆入窖喫牛乳餅奶皮奶  
窩酥糕鮑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收獵  
鬪鷄內臣貪婪成俗是以性好曝博既賴鷄求勝則  
必費重價購好健鬪之鷄雇善養鷄者晝則訓馴夜  
則加食名曰貼鷄須燃燈親看以計所啄之數有三  
四百口者更妙也是時夜已漸長內臣始燒地炕飽  
食逸居無所事多寢寐不甘又須三五成朋飲酒

擲骰看紙牌耍骨牌下棋打雙陸至三四更始散方  
睡得着又有獨自喫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約聚輪流  
办東帮湊飲啖所談笑者槩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  
後爭忿小則罵打童奴以遷怒大則變臉揮拳將祖  
宗父母互相換罵爲求勝之資然易得和解磕過幾  
箇頭流上幾眼淚即歡暢如初也凡攢聚飲食之際  
其固獲揚飯放飯流歡共食求飽吃食啣骨或膝上  
以哺弄兒或棄肉與猫犬真可笑也如有吃素之人  
修善念佛亦必羅列菓品飲茶久坐或至求精爭勝  
多不以葷食瓢飲爲美亦可笑也間有一二好看書  
習字者梁聖賢之道或杜門篝燈草衣糲食不苟且  
不濫差足愉快柰寥々不多見耳大抵天啓年間內  
臣性更奢侈爭勝凡生前之桌椅林櫃轎乘馬鞍以  
至日用盤盒器具及身後之棺槨皆不憚工費務求  
美麗甚至墳寺莊園第宅更殫竭財力以圖宏壯且  
疊立名目科歛本衙門屬僚今日曰某老太々慶七

十八十某太爺太：祭予明日曰某宅上梁慶賀某  
壽地興工立碑即攘奪府怨搃不恤糜費工本心所  
甘習以成風真可鄙可笑也內臣又好喫牛驢不典  
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則牝具也又羊  
白腰者則外腎郊也至于白牝馬之郊尤爲珍奇曰  
龍郊焉

十一月 是月也百官傳戴暖耳冬至節宮眷內官  
皆穿楊生補子蟒衣室中多掛綿羊太子畫貼司禮

監刷印九：消寒詩番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終  
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鼓詞俚語之類非  
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年久遵而  
不變近年多易以新式新詩之番二三種傳尚未廣  
此月糟腌猪蹄尾鷺脫掌羊肉包匾食餛飩以爲陽  
生之義冬笋到則不恤重價買之是月也天已寒每  
日清晨喫辣湯喫出炒肉渾酒以禦寒  
十二月初一日起便家：買猪腌肉喫淮腸喫油

渣酒煮豬頭燴羊頭爆炒羊肚燂鉄脚小雀加鷄子  
清蒸牛乳白酒糟蚶糟蟹燂銀魚芎魚醋溜鮮鯽魚  
鯉魚欵賞臘八雜果粥米是月也進暖洞薰開之牡  
丹芎花初八日喫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槌破泡  
湯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聖  
前戶牖園村井灶之上各八布之舉家皆喫或亦互  
相餽送誇精美也二十四日祭灶蒸點心办年兢買  
時興紬段製新衣以示奢美豪富三十日歲暮守歲

乾清宮丹墀內自二十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  
止每日堇間放炮遇火風暫止半日一日其安鰲山  
燈扎烟火凡聖駕陞座伺候花砲聖駕回宮亦放大  
花前尊皆內官監職掌其前尊擺對之滾燈則御用  
監燈作所備者也凡宮眷所用飲食皆本人所関賞  
賜置買雇倩貧窮官人在內炊爨烹飪其手段高者  
每月工食可須數兩而零星賞賜不與焉凡煮飯之  
米必揀簸整潔而番油甜醬豆豉醬油醋一應雜料

俱不惜重價自外置办入也凡宫眷内臣所用皆炙  
燂煎燥厚味但遇有疾服藥多自己任意調治不肯  
忌口搃之宫眷所重者善烹調之内官而各衙門内  
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厨役也

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鐵領李氏其先本朝鮮人萬曆年間成梁父子以斬  
級擴土功加封伯爵遂畝七烟雲南例要將山海以  
東世據之永為遼東鎮守如黔國故事凡當時仕於  
遼土者多遭其齟齬無不懼陰謀之叵測也至萬曆  
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寧遠伯提鎮遼東巡撫則趙公  
佃子寺處地方居民招徠内徙以邀功賞時先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提兵

海山仙館刻本張誤將其下二字空處不空  
按空處當是忌諱之語刊者竟直刪之

佃子寺處地方居民招

俱不惜重價自外置办入也凡宫眷内臣所用皆炙  
燔煎焯厚味但遇有疾服藥多自己任意調治不肯  
忌口搃之宫眷所重者善烹調之内官而各衙門内  
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厨役也

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鐵領李氏其先本朝鮮人萬曆年間成梁父子以斬  
級擴土功加封伯爵遂番七始雲南例要將山海以  
東世據之永爲遼東鎮守如黔國故事凡當時仕於  
遼土者多遭其齟齬無不懼陰謀之叵測也至萬曆  
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寧遠伯提鎮遼東巡撫則趙公  
揖欲將鴉谷關外張其佃子寺處地方居民招  
徠内徙以邀功賞時先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提兵



曾具呈阻之奈撫鎮貪功之謀已成見呈大怒遂多方布弄共欲甘心先將軍矣時繫臣若愚遇例已遷入內廷獨兄茂方以嫡長男隨任目擊宸確先將軍由此憤鬱成疾於本年夏告病回衛身故嗚呼痛哉繼先將軍爲副總兵者揚公如松也其年冬撫鎮果行文招徠始民安土重遷後至激變撫鎮必不肯中止時已寒沍乃復差廢弁韓宗功率領軍丁數千粧塘馬驅逐之焚其室廬毀其器用哭聲震野有僵餒

不支而死者有渡河水陷而死者有不願徙而自經者少壯強勇之人亡入什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六萬餘人都僉孤於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聞神廟督臣蹇公達并鎮撫俱以招回功各蒙恩賚時四明沈相公一貫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盡爲所得丙午夏遼鎮廣寧管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也目擊遼鎮邊備大壞條上十五事於撫鎮首列一款而兩老不勝懷忌至秋七月奉按院

蕭公淳檄委徐公閱察河東十四衛於遼陽庫廨見  
先將軍呈諫割地之案不覺衝冠皆裂為賦二詩以  
識不平撫鎮聞之遂將徐公捏陷革職為民 既  
得膏腴之地數百里遂懷異心隱憂日滋自三十四  
五年後兵科寺衙門宋公一韓寺各疏劾棄地非是  
內有云劉副將一呈而輒死徐通判二詩而去官劉  
副將即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為割地陷 寺  
事奉神廟聖旨這所奏棄地界 事情重大着都察

院選差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奉差往勘者熊公  
廷弼據石碑全遼地勘實題覆未結其後李公奇珍  
寺又疏有云 居之則為 地華人居之則為華  
地今數十年生聚之民上糧有倉串人丁有徭役何  
以謂之曰 地何以謂之曰逃民云云疏上不報  
既殷富群不逞之徒復為計畫朝夕從吏四十六年  
春 果陷撫順以叛鎮臣張公承胤全師覆沒巡撫  
李公維翰逮矣四十七年春楊公錫為經畧而四路

之師屢矣天啓元年春失遼瀋二年春失廣寧全遼  
淪陷十餘年來竭天下之力未能雪耻河西一帶已  
非我有况河東之棄地乎此遼左决裂根因實以貪  
力台

刊本姪誤女

所封之爵久懸難襲韓宗功乃成梁的親姪  
痛恨也李氏墳墓在鐵嶺者已盡  
細訪獲正法趙公楫京師

刊本三年誤二年空二字誤空一字

紳其孫趙臺於今五年冬具疏為乃祖誇張

以求復已之恩蔭本年十月內奉聖旨遼鎮失事釀  
釁必非一朝趙楫任撫有年何無先見豫籌本內招  
回人口是石功應蔭叙着吏兵二部查議奏奪欽此  
至六年冬吏部竟坐名覆疏奉俞旨趙臺准送國子  
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兵王公朴具疏奉聖旨戚司  
宗罪案已定王業弘等爭襲事情已有旨了其李成  
梁伊孫該部查議具奏欽此司宗於九年恩審蒙釋  
成梁之後賴戚臣王費盡心力近已蒙准襲爵累

之師屺矣天啓元年春失遼瀋二年春失廣寧全遼  
淪陷十餘年來竭天下之力未能雪耻河西一帶已  
非我有况河東之棄地乎此遼左决裂根因實以貪  
功貽患真可切齒痛恨也李氏墳墓在鐵嶺者已盡  
焉發所封之爵久懸難襲韓宗功乃成梁的親姪  
婿於天啓三年冬爲細訪獲正法趙公楫京師  
人也久與稅監高淮契交囊橐頗富多置宅以居縉  
紳其孫趙臺於今上崇禎五年冬具疏爲乃祖誇張

以求復已之恩蔭本年十月內奉聖旨遼鎮失事釀  
釁必非一朝趙楫任撫有年何無先見豫籌本內招  
回人口是石功德應蔭叙着吏兵二部查議奏奪欽此  
至六年冬吏部竟坐名覆疏奉俞旨趙臺准送國子  
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兵王公朴具疏奉聖旨戚司  
宗罪案已定王業弘等爭襲事情已有旨了其李成  
梁伊孫該部查議具奏欽此司宗於九年恩審蒙釋  
成梁之後賴戚臣王費盡心力近已蒙准襲爵累

臣竊痛乙巳至今時盈三紀實歷四朝在位在野恐  
知此棄地根因者少若非先將軍曾由此招禍宋掌科  
曾具疏入告即不孝如若愚亦幾不能記憶也封疆  
大事父子至情義難緘默謹書此以備採擇焉

見聞瑣事雜記第二十二

洪武間臨海趙某者逸其名卒業太學為一中貴題  
蚕婦圖云蚕未成時葉已無髮雲撩亂粉痕枯宮中  
羅綺輕于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中貴宅見  
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  
大有廉聲見周海門先生汝登雜言  
又閩人徐熾格陰新簡所載城山鄭氏譜女官恩遇  
云江氏名全閩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誦孝經列

女傳及笄歸城山鄭塔洪武癸亥塔早世江守節癸酉詔選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以江爲荐赴內選中授女府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乙亥因憶男女幼穉爲奏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戊寅高廟遣內官李清送回壬午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陞尚寶局正賜月俸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處永樂丁酉江以年老力弱請歸旨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子良復送回閩踰二年己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云

世廟聖孝凡睿廟藩邸御筆不惜重賞購之恭鈐欽文之璽或新製睿宗獻皇帝御書之寶非親近大臣不賜也睿廟善書古篆有思紀念香堂詩行于世光廟于講學之暇好揮灑大字扁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雖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有鈐東宮親筆圖書不載年月者即光廟潛印之御書也當軸亦宜奏請訪

購以備一代宸翰可也

光廟喜射又樂觀戲于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明鐘鼓司官鄭稽山寺也凡向外囑託事情而營利肥已者劉朝王輔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撥置西李娘招權納賄者李進忠也

先帝嬰年時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梭葉內剔土嬉戲光廟猝至客氏急抱起指甲被梭葉物傷痛哭不已光廟撫之曰不妨不妨帶破些壽長仍好語勉慰

客氏今後用心云

先帝髫齡時教習書做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荅廡誦書習字劉良相也良相雄縣人性朴直不茹葷皆以劉道呼之孝和皇后即才人娘臨崩時託馮遺言云與西李娘有讐者良相執筆也天啓元年逆賢矯旨發良相于鳳陽而殺之今有誰肯代良相鳴冤枉耶熹廟中宮張娘今懿安皇后者秉筆劉克敬奉差選中二位中之一位后性骨鯁好

看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伺后動  
靜客氏逆賢憚焉遂時于先帝前離間之后時有賜  
與克敬不過食物之類逆賢知之遂將克敬發鳳陽  
尋矯旨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炤管老叔馬鑑即累  
臣之同官叔輩曾同侍先監者逆賢復嗾徐文輔題  
恭降發鳳陽亦矯旨害之俱發歿復蕪寺僧聞棺中  
急爽有聲守尸押塋者畏賢毒賊不敢主持遂生理  
之比至坑棺之堵頭將開而不敢不理也悲哉今上

登極憐其寃咸復職改殮歸葬于此今承今天守倫  
王太監允中秉筆掌東廠王太監德化隨堂王太監  
承恩皆劉名下天之報施忠貞正未艾也

先帝御名凡宮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蔴水油漆作  
改曰漆作

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聖母慈聖皇太  
后崩其傳行之旨曰朕慈母皇太后按慈母乃八母  
之一非生母不如直曰朕聖母為安也又曰偶尔崩



遊按偶爾字樣亦似未妥是時司禮監掌印者李太  
監恩掌東廠者盧太監受若使先監矩尚在定經潤  
正必不草率如此

天啓年間高沈二太監聞往時助大工每捐進一萬  
兩其助遼餉人各進一萬兩咸恐後也至崇禎二年  
久薄邠城高止助五百兩餘僅三四百兩而已果  
先富後貧耶亦別有肺腸耶

憲廟好琴奕書畫司禮戴太監義號竹樓不知何許  
人也最精于琴而楷書筆法與沈度相埒南中有一  
良家婦善琴遍遊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  
名詣外郎通名求見久之計期戴休沐之暇至外郎  
坐廳中廷南婦隔簾向上一揖坐南婦簾外不通寒  
溫讓戴先操曲甫終南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  
携善琴即下階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不再言鼓  
琴事矣戴之名下黃太監獻號梧崗者廣西平樂人  
也亦精于琴有譜行于世司禮太監蕭敬字克恭號

東梅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其楷書筆法似沈度而  
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籀邊傍今之中帽局  
外廠外云是蕭別業惜基址不存但寒泉數處烟草  
冥迷已耳

鮑太監忠者不知何許人多學善書歷陞長陵神宮  
監僉書每坐大石上拾葉而寫詩青風徐起飄颻山  
谷以自娛樂山中巨石如蝦蟆式者鮑恒伏如几今  
見存為世廟雅尚文季久乏當意者適有親近以忠

姓名學行奏荐時蒙召陞秉筆掌印壽躋八望九尚  
耳目精明以楷書寫諭傳紅世廟優賚特加後伶其  
老子告今終云其名下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為穆  
廟時名臣又田太監義陝西人亦鮑名下也至萬曆  
二十四年掌司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為多見典札  
之臣記中此後留心李問之人亦并及一二識嚮往  
云

司禮監隨堂李太監度者京都人西域苗裔也嘉靖

四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萬曆二十九年夏收選  
官人四千餘名繫臣亦其一也三十一年選福王妃  
時皇貴妃鄭娘引潞王例欲選三人而擇之先監  
矩時總理婚典度執往事爭曰潞王先選一位未中  
復選二位雖三人其寔二也如何敢比先監甚服其  
亮而密諄之後陞隨堂未竟厥施而以疾令終  
秉筆史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  
得歐陽率更筆法先監最器之歷陞文書房史廣交  
遊善琴奕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宮中神廟思得  
好秉筆覽至史姓名皇貴妃鄭娘偶贊揚之聖意  
疑其從宮闈中鑽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任事  
是日值有要緊旨意發閣例該第一員親捧到閣而  
史名原前列也及回奏神廟益怒復疑其夤緣往閣  
中見輔臣也復謫南京二十餘年至泰昌元年八月  
光廟登極始取回天啓元年逆賢力於先帝前荐陞  
秉筆後憚其廉介退出間住史性儉素曾與京官米

公萬鍾契厚貸史銀可七八百兩米終身困頓未償  
史即焚券都人多稱爲舉義也金太監忠其昭管姪  
也金字敏恕北直固安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文  
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脩鳳陽時曾著御世仁風一  
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圖詳彷彿如帝鑑圖說其評  
語凡稱王拙子者金之道號其自跋親筆也先監在  
時曾向金曰公後來秉政時我名下中惟劉官人堪  
用公善視之其後累臣被常太監雲註誤墩鎖于萬  
曆癸丑冬金曾折節賜頌時存恤之至天啓七年十  
二月累臣謫南金已守脩南京崇禎元年夏累臣復  
被逮赴北蒙金惠銀百兩爲道費金尋蒙今上特陞  
秉筆掌御用監印予告林下近已令終秉筆車太監  
庶甦則金名下也  
紀綸者北直人萬曆六年選入陞司禮監博學能文  
善寫歷陞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  
凡內臣讀書近來如有讀左國史漢雜古文者如先

帝伴讀湯太監盛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於書無所不  
讀善飲酒能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爲同僚先帝登  
極轉典簿不數月即以病請俱准私宅間住湯益沉  
酣典籍自號醉侯雅歌篤學最爲李未貞嫉妬天啓  
四年十二月卒

鄭太監之惠號明淵北直任立人亦二十九年選入  
爲牌子王奉名下王則大司禮田太監義名下王率  
衆名下印見田遍熟視之惟以手撫鄭頂囑王曰此

子頂圓眼秀人中端正山根直接印堂合伏犀貫頂  
法宜令讀書不數年王與田相繼卒即派與管事田  
太監詔做名下始深心奮志學業于廬山人龍節山  
人杭州人號九虬博學能詩于人落落寡合聞累臣  
名便交如舊識者贈累臣詩云棲遲數載誰曾記我  
亦踈狂不記人自接劉生杯酒語當驚李白屋梁神  
宮雲冉冉明千樹玉漏迢迢隔九闈祇令陽回春意  
早羈馮究竟出風塵鄭自此愈專心經史古文左國

寺書詩習杜工部字則臨黃山谷帖亦能作時藝古  
天性直好種植牡丹芎花嗜音善射久爲永貞嫉妬  
天啓二年夏蒙先帝聖恩起典簿後陞監官時兩眼  
上皮各生黃班一如蟾蜍眉也今上登極奉元年奉  
使河南藩府沿途廉介驛遞感頌之其年冬御前親  
試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時藝中選同文書房曹太  
監化淳陞隨掌誠古今殊遇也尋掌尚膳監印二年  
春告病杜門絕客究心學問五年冬王太監永祚密  
荐起陞秉筆總督南海子及室和芎店委用常國安  
為掌家六年冬總督東廠委用王永壽為管廠掌班  
分寄耳目于群小且替名下官人何東鳳報二十餘  
年夙讐當道者多爲講解竟膠執不息大爲輿情所  
薄七年冬有病間住被原叅未結益蠹趙文淵具告  
及噬公止追過銀八萬兩尚有三萬皆免追上震怒  
下東廠理刑官耿良臣芎于獄逮黃永壽常國安于  
司禮監提問革鄭戡下法司屢審未決至十一年春

鄭患氣蠱症亡于獄臨絕囑其家屬棺中多備紙筆  
誓訟地下享年四十有九葬于阜城門外三里河尚  
有八十餘歲母在任立也凡所蓄書籍法帖盡散佚  
一空生前所作詩一冊于十年夏值常熟錢宗伯  
逮入所居與鄭比鄰見而稱賞爲之序曰有明重熙  
累洽之期有讀書修行之士則皇極四星之列在帝  
左右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任立鄭君是也君名之惠  
字聖允少負淵敏與其友湯君盛輩鏃礪學問厭薄  
內府沿襲典籍以爲諛聞固陋有志于左氏太史公  
班固之書久之而其學大成肌劈理解浸漬演迤雖  
通人大儒未能或之先朝夕禁近自公退食焚膏宿  
火被服寒素有古名臣良士之風崇禎丁丑夏余見  
之于請室方緒閱三國以後諸史朱黃儼然讐勘錯  
互纂言紀事州處部居蓋將薈粹其詔令文章卓然  
有用于世者爲論思獻納之助而非徒以翰墨爲能  
事也君又以其間出其詩集于予盥頤肅拜而請余

爲其序余觀君之詩思必孤詣句必創獲刻鏤肺腑  
原本學殖其與夫儷花鬪葉傭剝于耳目之間者固  
已遠矣當戊辰夏君奉使中州過岳武穆湯陰故里  
感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之語流涕霑軾賦詩以  
申意己巳冬騎薄城下憂時愛國賦今體詩八首余  
讀尹集于是數章者回環吟咀三致意焉嗟夫小雅  
巷伯之詩其卒章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夫子存而  
不削以是爲可怨也春秋王朝列國卿大夫書名獨  
齊高僕魯季友書之曰子傳以爲賢而子之也然則  
小雅之存孟子亦子之也夫子固不以其寺人而不  
子之也以詩與春秋之法取之則漢之李強後唐之  
張承業本朝之懷恩覃吉輩其必爲夫子之所子可  
知矣余序君之詩大書于其首簡曰寺人鄭子作爲  
此書以附于小雅春秋之義後之君子誦其詩而論  
其世其必慨然于余言也已丁丑九月虞山老民錢  
謙益撰初湯之卒也鄭爲經理喪事後天啓丁卯秋



復爲湯手勒墓碑其辭曰蓋聞世之君子沒而不朽者非書績于旂常則垂名于竹素以至一行隱逸之倫詩酒曠達之士咸得攄光傳記炤映後先是豈名譽盡屬士紳而吾儕遂乏傑雋哉湯君諱盛字銘新號仲先北直安肅人體貌豐昂碩盼神采識度遠大器宇弘深直道正辭率行已志自弱冠通經史而尤以聲詩振嘗以古出新意人皆服焉于萬曆辛丑夏掄選入內久滯下僚碩才名顯赫如劉君若愚亦折節與君定交之惠曾與君同事之久蒙開益故得少通今古庚申秋光廟登極當道忝同之惠擢司凡遷東宮伴讀蒙今上垂念潛卽勞陞司禮監典簿之惠又同列寮案之誼斯時也君自以爲居非常之地必竭底緼以報國家不知之惠之不才寡昧每推挽相頌而軒輊罔計也豈期此志未伸懇辭閑住之惠亦隨而求退居更涉獵經史著作日繁君嘗曰吾有友乎脫心間之俗務計衣食瓌碎或啣杯月下或

緩轡郊垌則范君常君盧君是矣如酌古準今談經  
論史探性命之源圖不朽之業樂聲應氣求而不孤  
者則劉君鄭君是矣雖然吾之學可以攀劉而提鄭  
宜哉君生于月旦令人嘆服其進修識見如此乃暴  
病初沾一卧不起痛哉范君諱昇常君諱國安盧君  
諱庶選於君皆同年也無何之惠荷恩擢復原職尋  
晉監官緬憶君容宛然在目恨不與君同事而終始  
之嗚呼悲哉墓草雖宿情自不能渝也之惠嘗聞之

先師曰人之才情本天授也順之者明悖之者暗是  
則順必得天而壽而昌悖必反性乃夭乃殃而果報  
何未必若是耶據情會理以理律人君乃明天人之  
際洞善惡之歸正擬遐壽期願逍遙笑傲何祿壽如  
此之爽哉君生于萬曆丁丑秋卒于天啓甲子冬葬  
于都城之西王河鄉之池水村于是樹石表行爲九  
原之觀湯復著有歷代年號放略以爲我朝建元十  
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六實詞臣失於叅攷者之過也

其餘遺文書籍各若干卷成散帙未刻君子惜焉按  
馮太監保之後四十年至王太監安而復興張太監  
誠之後二十餘年至高太監時明沈太監蔭而復興  
王太監之後至曹太監化淳而復興無往不復無平  
不陂豈不信耶

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樗仙世廟時職章聖獻皇后  
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門無俗客每  
休沐之暇即闔戶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

臨馮不釋手故書法道麗遂成名家尤好接賢士大  
夫宛然有儒者風嘗與陸文裕公深善所蓄七賢過  
關圖陸公題跋也其辭有曰按七賢過關事無所攷  
豈竹林之人耶或曰即作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吳  
致不屑之形似要在得其意于筆墨蹊徑之外可也  
公遭遇聖明參與帷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心而  
爲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中望  
而去也予重以是望之云繫臣于鎮南諸公處曾見

此圖並古帖數種咸識之以樗仙圖書則樗仙賞鑑  
好古當不凡也

張太監維者北直霸州人號範吾嘉靖三十八年選  
入爲司禮監掌印張太監宏名下幼博學好書又最  
爲李太監芳噐許隆慶戊辰遂薦陞神廟潛卽位下  
萬曆初年歷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  
局印而秉筆孫得秀張鯨諸人頗妬其才然維處之  
泰然慈聖老娘上造有玄帝金像特差維齋請前往

湖廣武當山供安維善詩能文且精于琴畫往返蘄  
靜驛遞得之凡詩賦翰牘人咸寶惜十二年三月二  
十七日夜侍神廟于乾清宮西廊上問曰你泰宮三  
年事畢了維奏曰仰荷聖恩得獲令終臣等存沒感  
戴上因從容曰我常想張宏好個老兒每見我譴罰  
一箇諫官卽叩頭流涕善言寬解我亦爲他息怒何  
等忠愛維叩頭應曰此是聖德納諫非臣下所能挽  
回倘聖怒不息他亦不能成功上曰你以他三年除

服事畢作一首詩來我看維即擬題榮哀感慕詩云  
薤露光陰何易晞三年夢逐白雲飛哀吟風木人終  
別悵望烟霄鶴未歸墓草可憐滋聖澤祠旌深感昭  
春暉仁皇夜半思耆舊重奉恩綸下紫微至十六年  
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維股爲車輶傷又見近侍  
十臣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耽<sub>二</sub>未艾也遂  
求退着於思善門外直房調治半年餘始准私家調  
治遂益哀法書秘籍不釋手至晚年兩目爲盲尚能  
濡筆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  
年至萬曆四十一年夏卒享年將八十著有皇華集  
歸來篇莫金山人集蒼書齋集等書行于世維于先  
監爲同官先監之政事擔當維之文章恬退咸彪炳  
于世云

王翺字鵬起號邨東原籍南直句容人永樂時遷北  
直通州嘉靖壬寅選入時年十一歲撥司禮監內書  
館讀書受業于郭東野趙大州孫繼泉先生咸器重

之且曰你諸生係內史不必學舉業文章惟講明經  
書通鑑本朝典制以備聖主顧問有餘力始學作對  
與詩可也歷陞乾清宮牌子隨朝請劍因進奏封事  
賜斗牛八月陞太監萬曆辛巳奉旨慈寧宮教書遂  
遷居於西安門北得從容與士大夫唱和吟詩侍母  
孝待弟良翔友于之愛爲內廷所少翱爲人悲歌調  
儻博學自豪視富貴若電光石火爲其詠籠雀詩云  
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奈愁何徒於禁苑隨花  
柳無復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  
音多聖恩未遂啣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翱與維前  
後皆有詩名而品秩榮顯朝遠不逮維刊有禁砌蛩  
吟稿邨東集行于世

李芳任乾清宮管事掌內官監印隆慶年間曾以上  
書直諫下獄與海剛峯先生諱瑞謚忠介者同寓事  
見涑化類編等書茲不載也  
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禮公族無刑人之義也諸

升字晉父號鎮南浙江紹興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于王太監安爲同官按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名位相同也凡內府所稱同官者不過同支派項下已耳猶前後同門之義非指同官爲同僚而言不可不知也升曾任御用監武英殿掌房自萬曆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多讀博識通篆籀六書之學樂與士紳交遊泰昌元年秋復原秩天啓五年夏沐浴正冠而逝壽幾九十升性豪俠善書札達大體奢于交接精書名人字畫古帖頗多

毛成號似鶴北直玉田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甲字僉書甘貧篤志潛心濂洛之學薛文清王文臣成諸君子之書更留心音韻六書之理雅服鄭樵之六書略揚桓之六書統趙撝謙之本義吳元蒲之提要晚年得崑山魏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蘊玩索自娛奉世俗之好無能奪也成性剛介菲飲食敝衣履通禪學蓄書甚多足未嘗至顯要之門於纍臣有師誼

為壽七十餘卒葬于三泉山麓生時自題其墓碣曰  
於呼藍田耕夫之墓

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詩號鯉廷  
王廷策號哈仙及中書楊大倫劉綵等備員筆墨之  
役其後聖性篤好章草戊申春曾召纍臣至啓祥宮  
前殿差宮人龔朝女出簾問纍臣兄弟之名令寫真  
草八分篆字詩纍臣俯伏階下次第奏對如諭寫入  
其後又令寫章草纍臣對曰原不曾寫未寫而止此

時纍臣二十五歲矣亦最奇之遇也聞皇貴妃鄭娘  
娘欲討做司房近侍神廟以為先監矩甫亡已派與  
常雲做名下何可用未遂許而或有妬者阻之也是  
時開雍頤老師尚在京聞之甚喜俯仰今昔不覺淚  
下沾襟

孝廟時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不平引  
祖宗家法極言直諫文鼎與鮑太監忠契厚方草疏  
時不令忠知比燈下膳真之際有一楨在門傍立而



一步一步行至案前鼎怒罵曰我爲國盡言你何物  
么麼敢來嚇阻我耶疏上上大震怒繫文鼎詔獄襍  
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文鼎毒慘備嘗曰有兩人俱  
山東籍貫不可拘按訊者曰姑言之對曰孔子孟子  
也文鼎既死猶能于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中  
外歎息上亦感悟矜之特令勒碑以祭焉

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衆其墳必僧寺也惟晏太監  
冤者不知何許人武廟時曾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

同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  
來賢孝典故爲勸化計俗所稱晏家廟者是也今經  
廠所貯晏公綱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內臣多愛重刷  
印之

世廟神廟享國年久鼓鑄嘉靖萬曆錢流行甚廣惟  
光廟在位僅匝月先帝仰思泰昌年號尚未鑄錢遂  
分鑄與天啓錢並流通同使民間有恭覲泰昌錢而  
墮淚者纍臣藏有徽墨四太笏可重二斤劑料甚佳

上摹泰昌元年製想是正人君子曾蒙光廟召用禮  
過者藉此墨以識不忘也纍臣不忍磨用聞錢法侍  
郎劉君重慶好古喜墨遂託一山東人轉賣且藉此  
墨滿望劉君據墨具疏請將泰昌錢亦鑄若干以廣  
行使奈劉君留墨付值而憤然視爲沒要緊事也  
惜哉

神廟恭妃王娘：即孝靖皇后生皇長子光廟又生  
皇四女也皇貴妃鄭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即福王

又生皇四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壽陽公主  
駙馬冉興讓所尚者也瑞妃周娘：生皇五子即瑞  
王也敬妃後封皇貴妃李娘：生皇六子即惠王也  
生皇七子即桂王也順妃李娘：生皇八子又生皇  
十女中宮王娘：即孝瑞顯皇后生皇長女即榮昌  
公主駙馬楊春元所尚者也榮妃王娘：生皇三女  
德嬪李娘：生皇五女皇八女皇九女也光廟續承  
大統福王封于河南河南府瑞王封于陝西漢中府

惠王封于湖廣荊州府桂王封于湖廣衡州府

神廟時御禁房提督張太監明精于醫藥最蒙寵陞  
司禮監秉筆掌內官監內府供用庫印明素不識字  
只掛虛銜不該正不批文書凡不識字而秉筆者穆  
廟時孟冲神廟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王朝輔四人  
耳萬曆廿八年夏明病故京師人皆快之曰張打鶴  
死了先是神廟往朝慈聖老娘上明執藤條在前清  
道值慈寧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鶴五六尺明誤以

爲人也遂打而罵之曰聖駕來還不躲開隨侍講臣  
哂之所以有此綽號也其掌家周臣亦陞乾清宮管  
事掌兵仗局印而一家殆舊不許分散專造上用酒  
造办金玉銅錫木鐵雕漆器物名曰御覽周臣病故  
張宣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  
家王朝用及伊進朝池守爵皆明管上房之官人也  
福府承奉曹奉者持佛氏戒號丹巖居士頗與士大  
夫交然性嚴急少慈愷迨之國時與承奉鄭縉俱以

病告留京師惟徐進劉顯等隨赴雒也

壽陽公主者神廟之第七女皇貴妃鄭娘之生也選  
駙馬時碩姓者二人再姓者一人再蠡縣人碩都人  
也時正暑御前親選之日兩碩白玉大簪極細亮帽  
髮可以鑑香氣襲人衣服楚楚甜鞋淨襪而再則衣  
不求鮮戴圓羅帽兢叩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  
鄭娘之指而目之卒選中冉氏之子吳讓寔重其老  
成也及完婚數年與公主反目逃回奉旨召來罰禮  
如楊春元故事仍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曹之鳳俸  
一年以懲之

神廟時誕生瑞王之端妃周娘不甚有寵瑞王二  
十五歲始完婚福王十九歲始完即光廟二十一歲  
始完婚惠王桂王亦各二十歲以外始完婚禮儀房  
各有底冊可攷也

中宮孝瑞王娘其管家婆老宮人及小宮人多羅  
捶楚死者不下百餘人其近侍內官亦間多墩鎖降

謫惟皇貴妃鄭老娘、近侍各于善衙門帶俸其宮  
人有所謂靳太者失其名龐保魯答應也曰吳讚女  
者初宋保答應而後用張朝進答應保慮熟鬧終有  
散場苦海回頭是岸于是棄職爲僧長往不返內臣  
中擺脫富貴急流勇退所希有也曰林廷宦女者馬  
謙魯答應之于景科女者張其所答應也凡答應者  
爲之置办服飾衣食物即同掌家掌班不可缺者也  
京師墨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鐵之墓

在焉寺中藏有遺傳影像三軸皆曰靖難時有功太  
監至今宛平縣有祭凡掌司禮監印者繼續修葺又  
有三義廟祠先主關張君臣也其五虎將軍像龐士  
元先主像皆先監掌印時令經管內官率塑匠往鍾  
鼓司做漢時裝束服製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  
按剛監墳大塚一其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  
諱鐵之墓又有碑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集  
之墓蓋似後人所立者塚前左右各列石鼓四以次

漸矮如爲坐杌松亦茂密甚古其爲古蹟無疑近年  
修墓所勒碑文皆曰公有靖難犁庭功按碣稱承奉  
正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難犁庭  
等功則自應有別銜豈仍以承奉正勒碣乎繫臣心  
久惑之徧向熟于典故者訪問亦卒無明証也一日  
讀家史列傳內有云某與遼將剛鐵大戰于某處云  
云則此墓得無是遼將塚耶抑剛公亦遼裔而名偶  
同英猛耶今正史明載剛鐵姓名因世之讀史者槩  
冗朝報泛泛視之定多未詳故耳食之人遂相沿無  
敢異議也同僚趙君琦美字玄度南直常熟人趙定  
字先生長子爲先將軍契友博俠好古人也繫臣以  
父執事之亦曾問及情然無以對焉夫此責爲我朝  
大內臣祭祝之所享二百餘年血食倘或原是一番  
將軍寧不令死者諳暗笑生者之謬談乎是以慎祀  
典者不可不評核確蹟也繫臣愚昧誣此諛聞以俟  
知者

纍臣自叙畧節第二十三

纍臣若愚生於萬曆甲申春至戊戌秋悖父兄之教  
感異夢而自宮廢儒業讀醫書習養生家言辛丑夏  
遇例選入皇城隸先監陳公諱矩名下派與掌家常  
太監雲炤管該班則供抄謄之後下班則習字讀書  
頗蒙器許解衣推食耳提面命即師生父子也神廟  
時功令頗寬又得外受先師碩太史老先生之教爲  
多先師諱天竣號開雍南直崑山人壬辰鼎甲纍臣

入七年先監卒又二年始陞奉御每竊嘆曰我太祖時胡惟庸之變幸得雲竒諫阻不然聖駕幾殆正統己巳之變我景王居攝胡騎披猖徐珵等倡南遷之議若非金英興安主持鎮定于內恐于忠肅諸君子不能奏奠安宗社勲也我孝廟青宮時篤于學問及紹大統十八年堯舜之治又皆自覃吉培養之功來也我武皇在宥逆瑾不臣若非張永從中併力密奏祛除大憝能如摧朽易乎我神廟御極之三十一載

冬妖書獄興九重震怒懸重賞以購作書之人廣緝捕以滋告密之竇凡書內有名者恐後有患各猜生平素讐隙之人而欲甘心書內無名者又自懷疑懼恐被怨家誣害身危家滅幸當時先監掌東廠委曲調救中外始安使從來內臣若無雲金先監之儔則逆相之毒必稔高里之經必興歸德江夏諸君寧免蜚語之中乎嗚呼危哉繫臣魯記王振擅政時欲害薛文清其厨下老奴知之痛哭不已振聞之謀遂中



止纍臣自辛亥冬爲常太監雲註誤墩鎖至光廟登  
極始釋陞司禮監寫字奉御先帝登極即侍高太監  
諱明時者後陞監丞天啓元年冬自司禮監被魏忠  
賢退于御馬監仍隨高公居住於西直門街私宅日  
侍左右高所纂輯養生之書曰一化元宗者纍臣曾  
効抄謄讐對之力三年始成即被李永貞自高公宅  
內喚令答應不敢不應承趨赴不謂永貞自登樞要  
頓忘布衣設法羈防使人進退不得氣鬱痰火不食  
八九日瀕死者數次然于心寔不戒三家老奴也四  
年夏逆賢欲杖陳君恭辛王休乾素感先監奮息向  
逆賢救免其年冬南樂魏相公密與逆賢一稿賢付  
永貞着謄奏施行其中有元克已放四字纍臣問曰  
此元克指誰永貞曰你快寫罷如今御前立等要奏  
理纍臣嘆曰人臣已亡爲甚麼還派他這樣名色永  
貞曰得你到大殿內替老趙解一日因台臣劉微  
張汝懋之疏欲建房可壯樊尚燦游士任等適先帝

偶恚憎逆賢各僅得倖免一日少卿韓維恐告病永  
貞因同志錄上其名有三國崔呈秀所欲害者又韓  
三之獄呈秀欲藉僕害主如吳養春吳懷賢故事逆  
賢亦有成心而体乾永貞等且倡心言世廟夏桂洲  
故事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未敢代砌捏  
奏此寔天啓末年詔獄招詞僅見之一公道事也凡  
各項章疏及內閣票本所擬聖諭誥命勅稿各秉筆  
公之例應詳看然勅諭誥命稿多忽畧不肯細看纍  
臣在永貞直房有經管責任偶值滿桂陞總兵內閣  
撰進勅稿付永貞看至爾可與樞輔計議而行是時  
孫閣部承宗撤回已久見任總督則王公之臣巡撫  
則喻公安性今尚曰樞輔寔屬錯誤如不奏請改正  
開讀之際寧不令人暗笑乎永貞深以爲是次早同  
衆奏請御筆將樞輔二字改督撫二字此稿珍藏內  
閣可核也今上登極之日体乾總办禮儀文書有進  
封妃周娘之爲皇后紅掩面文書一本該永貞寫

傳紅纍臣待永貞謄寫完問曰此文書是那項办理的永貞曰印公曰既已奏過今即奏覽發行乎永貞曰然纍臣曰畧早此了如今萬歲爺還有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墳見在西山尚未傳諭徽號遷祔今中宮娘若先行進封恐非次第永貞曰有所考據否纍臣曰有隨將皇明誥制書內所載穆廟以裕藩入繼所行次第某日登極某日傳諭聖母徽號遷祔某日傳諭進封皇后呈永貞永貞即將前書袖至御前據以告休乾轉奏今上萬歲爺次第舉行次日蚤休乾笑問之知爲纍臣簡甚啣之所以叅若愚者曰胸藏奮蹟目無成法也寃哉永貞雖死余文輔等尚存者可面質此事也萬歲爺聖孝性成將順其美亦臣子分內事強如佐助逆賢日在御前替人報復播無窮惡也七年九月永貞辭任後纍臣遂于德勝門裏先監會館居住十一月十七日永貞逃回後至十二月十二日楊維垣捏叅之疏上矣十四日於司

禮監傳奉聖旨御馬監外廠太監劉若愚着降做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欽此時霍維華疏內亦叅及若愚二疏所節奉之旨皆云劉若愚已降發處分了十六日南行崇禎元年正月初十日交孝陵西園收管三月內又被山西道劉御史重慶捏叅提解赴北五月初一日連入刑部獄二十五日禮垣陳君贊化疏請着九卿科道廷鞫如朝審例奉聖旨所奏鞫審李永貞等委宜分別隔訊務得真情云云至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乃不容分訴各夾打一頓李永貞劉若愚李實俱引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之律仍于斬字上增一皆字俱決不待時志在滅活口何嘗分別隔訊得真情哉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七日平台召對原會大臣王太宰永光等欽奉玉旨李實一案有冤枉無冤枉五虎五彪如何不問決不待時空印本是永貞填的劉若愚次一等李寔又次一等云云至七月初二日會審

之疏奉有這本內犯人情罪不同還着該部從公另擬之旨初四日又召對將李寔原叅周起元印信本付閣臣細看果是墨跡蓋硃十三日刑部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是李永貞即會官處決劉若愚秋後處決李寶充淨軍送司禮監發落孫昇依擬欽此纍臣罪案其寔不曾訊明其寔無証據也本年九月朝審徧遞訴揭云真正姦黨巧卸欺天被退小臣無辜喫累以力攻楊霍時刑垣曹君師稷疏請詳鞫奉聖旨劉

若愚已有成案不必再訊該部知道欽此時首輔李公標北直人梓里情面不得不為按也逆賢欲貴顯其名下將在前碍路之人殺者殺退者退纍臣所以被斥於御馬監又被王忬乾退於外廠寔係摧折之人當時最為耆貴重臣無踰忬乾者執信掌家無踰王朝用者今乃刑放于富可謂有天日乎余文輔司御前文翰總兩部事權才名不在永貞下罪止孽逆軍犯近復蒙恩改為民是真正逆賢支派輕者益

得輕也且揚左諸公及七君子之死自有造謀主使  
加功入告之人而李實空印本又的非若愚填寫乃  
懸坐曰左使不亦冤乎會審時少司寇閩中丁公啓  
濟山西司郎中江右徐公士俊首座則太宰長垣王  
公永光王與楊霍又最厚者夫既成心故入即祖律  
條之內不難增一緊關字眼則招之湊砌與海市蜃  
樓何異至部覆第二疏仍用前監侯律可謂次一等乎  
次者次于死也仍以死擬死可謂從公另擬乎按名

例律云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頃用此律者不一何  
獨若愚明奉玉音次一等明：本條無皆字而不用  
此律何耶繫臣於逆賢之側絕無站處於永貞又久  
遭猜妬既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又不曾到先  
帝御前做官從來恩蔭總未及若愚弟姪上部錦衣  
衛之文案可歷：核也內臣便覽亦未刻若愚姓名  
而揚左諸孤疏揭血寫奏章及李實孫昇疏揭又何  
魯有一字指及若愚姓名三年秋審蒙註有詞五年

秋審之後特奉聖諭云法官不肯盡心謀覈主筆者  
又循套塞貴殊非肅國法重民命之義又云種之情  
節及招冊中事相類而論不能盡載者通着三法司  
另審另擬俱要明妥具奏云云欽此若愚冤苦異常  
具狀申訴蒙將姓名列應改數內六年七年屢改未  
允已不入朝審招冊亦不隨上街凡屢次奉駁之旨  
亦不魯詰責堂司柰七年秋爲缺太宰召對時少宰  
張公提荐呂純如致蒲朝鼎沸八年春鳳陽祖陵遭

流寇之變將有恩詔傳布而揚維霍等或有冷灰思  
然之念被台省抨彈時大司寇馮公英北直人也甚  
惧至五月內遂將若愚改從而加功者絞之律覆結  
將名例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之條復革而不用自  
若愚始明借若愚性命以息台省之口暗以傷揚霍  
等耳則是答應永貞之人重而仍改於重也九年夏  
值五年大審之期其冬有摠憲唐公世濟荐霍維華  
邊材上震怒將唐革職下獄提問十年夏恩審曹大

司禮化淳雖兩奉簡命到大理寺清理冤滯亦不敢  
爲據若愚昭雪也十四年春奉特諭大赦中外命內  
閣首員范公伏粹于三月初九日起至十二日止到  
大理寺會審蒙註若愚有詞衆耳衆目無不通曉至  
四月十四日覆奏有詞旨下乃不與有詞二十四人  
數內豈另俟機會耶抑有所阻礙而沉閣耶不可知  
已有兔爰之雉罹于羅戴盆何時得見天耶纍臣平  
素苛謹絕無城府往上看是青天往下思是地獄明

有王法幽有鬼神雖身處幽囚顛險之地此一點天  
理良心必不肯昧惟念在內之猜妬者多外庭之說  
夢者衆如江南所刻清明聖政頌天臚筆斥奸苛書  
不一而足蓋信耳者膠執成心原心者百無一二即  
纍臣一介之死生所關几何顧我神廟之聖慈光廟  
之聖孝先帝之聖度凡爲臣子者或無由曉在當時  
或膠一己之見隨聲附和若載數十年後彼道路不  
根之口又将何所底止若愚世受國恩深爲此懼敬



于席藁苟活之餘以榘撈代硯以血淚和墨謹將憂  
危竝議以來及先帝甲乙丙丁四年之內耳目所及  
最真最確者直吐肺肝不加粧飾心無乞米之嫌傍  
無執燭之鑿我朝九廟之靈寔式臨之期沒者不會  
恨于筆端存者不漏網于清議後有吊古者自笑彼  
葛藤非直撰此編而太息矣若愚之報楚籍者皆在  
南京聞肯被逮時即具書與兄茂芳云必不可言與  
兄同母亦不必露先人之仇終未能報之意心良苦

已果真襄陽縣人也耶無亦異夢奠少驗耳累臣始  
祖名大海南直定遠人元至正甲午隨繆大亨起義  
團澗山凡三千人我太祖收伏之以從軍勞陞延慶  
左衛正千戶大海之子觀隨成祖靖難南征大戰白  
溝河陣亡陞指揮僉事世叨傳襲至第八世則先將  
軍應祺也生嘉靖庚申于萬曆丙戌中武舉爲盛公  
訥趙公用賢門生推宣鎮西城守備歷陞都司遊擊  
叅將至京營左副將署都督僉事癸卯冬推遼陽協

鎮副總兵先將軍素爲寧遠伯李成梁所忌至棄地  
一節又具呈諫阻益逢毒怒百方圖害延至乙巳夏  
告病八月十一日卒于正寢年四十有六先將軍捐  
世之冬遼東果招徠流民地果棄矣見遼左棄地語  
中嗟乎纍臣于遼東李氏有不共戴天之讐當貴池  
丁相公等于先帝講筵袖出遼東傳害熊經害畧時  
纍臣如能左使殺人何不將楊鎬李如楨同熊並處  
藉封疆爲名雪先臣恨不亦正乎又如禎在獄于天

啓五年冬魯失火僅將如禎責懲當時纍臣何不  
如禎加功置如禎死地乎搃之暗裡害人之事必非  
遭斥逐猜防不同心之人所能办者世未有殺父之  
仇不能報而乃殺沒相干之人有是理乎此最顯而  
易見者也先將軍故長男茂芳襲職歷陞昌平叅將  
崇禎元年夏刑科杜君齊芳叅茂芳革任一年冬薄  
都城茂芳協防居庸關七年秋犯山西大同宣鎮  
東路時永寧叅將張國咸率茂芳守城不敢攻九

年夏茂芳蒙山陵提督王太監希忠牌取赴昌鎮聽  
候委用夏杪秋初猝自柳溝由皇陵深入昌平帥巢  
丕昌叛昌平城陷王太監及茂芳同死于昌平身膏  
原野門祚無嗣又可痛哭也先將軍一生清苦叨祀  
鄉賢有子二人所遭如此豈非天哉視天夢我辰  
安在纍臣與兄茂芳同母胡亦嘉靖庚申生初產若  
愚時夢一老僧云是襄陽人來借房住故若愚匍匐  
時即愛書冊喜漱垢衣母胡倚閭十載加以悲痛茂  
芳之死遂于十年六月內去世享壽七十八嗚呼痛  
哉纍臣不孝不弟之罪其通於天乎通於天乎

四

北京圖書館藏

